

紅

粉

蘇童



蘇童 著
上海文藝出版社

紅

蘇童著

粉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蘇童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我的帝王生涯·紅粉/蘇童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藝出版社.

2013.9

ISBN 978-7-5321-4978-0

I. ①我… II. ①蘇… III. ①長篇歷史小說—中國—當代
②中篇小說—中國—當代 IV. ①I247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3)第155401號

ISBN 978-7-5321-4978-0



9 787532 149780 >

書名	我的帝王生涯·紅粉
著者	蘇童
出品人	陳徵
責任編輯	李霞
裝幀設計	周劍明
監制	陳森
出版發行	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紹興路74號
經銷	新華書店
印刷	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
規格	1/16 印張50.75
版次	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321-4978-0/1 · 3907
定價	550.00圓(一函四冊)

五月的一個早晨，從營隊裏開來的一輛越野卡車停在翠雲坊的巷口。濃妝艷抹的妓女們陸續走出來，爬上卡車的後車廂去。旁觀的人包括在巷口擺燒餅攤的、賣香煙和賣白蘭花的幾個小販。除此之外，有一個班的年輕士兵荷槍站在巷子兩側，他們像樹一樣保持直立的姿態。

最後出來的是喜紅樓的秋儀和小萼。秋儀穿著花緞旗袍和高跟鞋，她倚著門，彎腰把長統襪子從小腿上往上捋。後面的是小萼，她明顯是剛剛睡醒，披頭散髮的，眼圈下有一道黑圈。秋儀拉著小萼的手走到燒餅攤前。攤主說，秋小姐，今天還吃不吃燒餅了？秋儀說，吃，怎麼不吃？她隨手拿了兩塊，遞了一塊給小萼。小萼朝卡車上的人望著，她說，我不想吃，我們得上去了。秋儀仍然站著，慢慢地從錢包裏找零錢，最後她把燒餅咬在嘴裏，一邊吃一邊朝卡車前走，秋儀說，怎麼不想吃？死犯殺頭前還要吃頓好飯呢。

等到她們爬上車時，卡車已經嗡嗡地發動了。車上一共載了十五六個妓女，零落

地站著或者坐著。在一個角落裏堆著幾隻皮箱和包裹。秋儀和小萼站在欄杆邊上，朝喜紅樓的窗口望去，一條水綠色的內褲在竹竿上隨風飄動。小萼說，剛才忘收了，不知道會不會下雨。秋儀說，別管那麼多了，去了那兒讓不讓回來還不知道呢。小萼黯然地低下頭，她說，把我們拉去到底幹甚麼？秋儀說，說是檢查性病，隨便吧，反正我也活膩了，就是殺頭我也不怕。

卡車駛過了城市狹窄的坑坑窪窪的路面，一些熟悉的飯店、舞廳和煙館賭場呼啦啦地閃過去。妓女們心事重重，沒有人想對她們的未來發表一點見解。紅旗和標語在幾天之內覆蓋了所有街道以及牆上的美人廣告，從妓女們衣裙上散發的脂粉香味在卡車的油煙中很快地稀釋。街道對面的一所小學操場上，許多孩子在練習歡慶鑼鼓。而大隆機器廠的遊行隊伍正好迎面過來，工人們揮舞紙旗唱著從北方流傳過來的新歌。有人指著翠雲坊過來的卡車嬉笑，還有一個人從隊伍裏蹦起來，朝卡車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。

豬糞！妓女們朝車下罵。直到這時氣氛才鬆弛下來，她們都擠到車擋板邊上，齊聲斥罵那個吐唾沫的人。但是卡車突然加速了，拉開了妓女們與街上人羣的距離，她們發現卡車正在朝城北開。秋儀看見老浦從一家茶葉店出來，上了黃包車。她就朝老浦揮手，老浦沒有發現甚麼，秋儀又喊起來，老浦，我走啦。老浦沒有聽見，他的瘦長的身形越縮越小，秋儀祇記得老浦那天穿著銀灰色西服，戴著一頂禮帽。

臨時醫院設在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裏，圓形拱門和窗玻璃上仍然可見不規則的彈洞，穿著白褂的軍醫和護士們在臺階上出出進進。有個軍官站在樓梯上大聲喊，翠雲坊來的人都上樓去！

翠雲坊的妓女們列隊在布簾外等候，裏面有個女聲在叫著妓女們的名字，她說，一個一個來，別著急。秋儀撲哧一笑，她說，誰著急了？又不是排隊買豬蹄髻。妓女們都笑起來，有人說，真噁心，好像劍豬一樣的。押隊的軍官立刻把槍朝說話

的人晃了晃，他說，不准胡說八道，這是爲你們好。他的神態很威嚴，妓女們一下就噤聲不語了。

很快叫到了小萼。小萼站著不動，她的神情始終恍恍惚惚的。秋儀揉了揉她一把，叫你進去呢。小萼就勢抓住秋儀的手不放，她說，我怕，要不我倆一起進去。秋儀說，你怕甚麼？你又沒染上甚麼髒病，讓他們檢查好了，不就是脫一下嗎？小萼的嘴唇哆嗦著，好像快哭出來了。秋儀跺了跺腳說，沒出息的貨，那我就陪你進去吧。

小萼蜷縮在牀上，她從小就害怕醫生和酒精的氣味。女軍醫的臉捂在口罩後面，祇露出一雙淡漠的細長的眼睛。她等著小萼自己動手，但小萼緊緊捂著內褲，她說，我沒病，我不要檢查。女軍醫說，都要檢查，不管你有病沒病。小萼又說，我身上正來著呢，多不方便。女軍醫不耐煩地皺了皺眉頭，你這人怎麼這樣麻煩？那隻戴著橡皮手套的手就毫不留情地伸了過來。這時候，小萼聽見那邊的秋儀很響地放了一個屁。她朝那邊看看，秋儀朝她擠了擠眼睛。那邊的女軍醫尖聲叫了句討厭。秋儀翻了個

身說，難道屁也不讓放了嗎？脹死了誰負責？小萼不由得捂住嘴笑了。布簾外面的人也一齊笑起來，緊接著響起那個年輕軍官的聲音，不准嘻嘻哈哈，你們以爲這是窩子嗎？

其他樓裏有幾個女孩被扣留了，她們坐在一張條椅上，等候處理。有人在嚶嚶哭泣，一個叫瑞鳳的女孩專心致志地啃著指甲，然後把指甲屑吐在地上。她們被查明染上了病，而另外的妓女們開始陸續走下教堂的臺階。

秋儀和小萼挽著手走。小萼的臉蒼白無比，她環顧著教堂的破敗建築，掏出手絹擦拭著額角，然後又擦脖頸、手臂和腿。小萼說，我覺得我身上髒透了。秋儀說，你知道嗎？我那個屁是有意放的，我心裏憋足了氣。小萼說，以後怎麼辦？你知道他們會把我們弄到哪裏去？秋儀嘆了口氣說，誰知道？聽說要讓我們去做工。我倒是不怕，我擔心你吃不了那個苦。小萼搖了搖頭，我也不怕，我就是不知道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，心裏發慌。

那輛黃綠色的大卡車仍然停在臨時醫院門口，女孩們已經坐滿了車廂。秋儀走到門口臉色大變，她說，這下完了，他們不讓回翠雲坊了。小萼說，那怎麼辦？我還沒收拾東西呢。秋儀輕聲說，我們躲一躲再說。秋儀拉著小萼悄悄轉到了小木房的後面。小木房後面也許是士兵們解決大小便的地方，一股強烈的尿臊味嗆得她們捂住了鼻子。她們沒有注意到茅草叢裏蹲著一個士兵，士兵祇有十八九歲，長著紅潤的圓臉，他一手拉褲子，一手用步槍指著秋儀和小萼，小萼嚇得尖叫了一聲。她們祇好走出去，押車的軍官高聲喊著，快點快點，你們兩個快點上車。

秋儀和小萼重新站到了卡車上。秋儀開始咒罵不迭，她對押車的軍官喊，要殺人嗎？要殺人也該打個招呼，不明不白地把我們弄到哪裏去？軍官不動聲色地說，你喊甚麼，我們不過是奉命把你們送到勞動訓練營去。秋儀跺著腳說，可是我甚麼也沒帶，一文錢也沒有，三角褲也沒有換的，你讓我怎麼辦？軍官說，你甚麼也不用帶，到了那裏每人都配給一套生活必需品。秋儀說，誰要你們的東西，我要帶上我自己的，金銀

首飾，旗袍絲襪，還有月經帶，你們會給我嗎？這時候軍官沉下了臉，他說，我看你最不老實，再胡說八道就一槍崩了你。

小萼緊緊捏住秋儀的手，她說，你別說了，我求求你別再說了。秋儀說我不信他敢開槍。小萼嗚咽起來，她說都到這步田地了，還要那些東西幹甚麼，橫豎是一刀，隨它去吧。遠遠地可以看見北門的城牆了，城牆上插著的紅旗在午風中款款飄動。車上的女孩們突然意識到卡車將把她們拋出熟稔而繁華的城市，有人開始號啕大哭。長官，讓我們回去！這樣的央求聲此起彼伏。而年輕的軍官挺直腰板站在一側，面孔鐵板，絲毫不爲所動。靠近他的女孩能感覺到他的呼吸非常急促，並且夾雜著一種濃重的蒜臭味。

卡車經過北門的時候放慢了速度。秋儀當時的手心沁出了許多冷汗，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，縱身一躍，跳出了卡車。小萼看見秋儀的身體在城門磚牆上蹭了一下，又彈回到地上。事情發生得猝不及防，車上響起一片尖叫聲。小萼驚呆了，緊接

著的反應就是去抓年輕軍官的手，別開槍，放了她吧。小萼這樣喊著，看見秋儀很快從地上爬起來，她把高跟鞋踢掉了，光著雙腳，一手撩起旗袍角飛跑，秋儀跑得很快，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門洞消失不見了。年輕軍官朝天放了一次空槍，小萼聽見他用山東話罵了一句不堪入耳的髒話：操不死的臭婊子。

一九五〇年暮春，小萼來到了位於山窪裏的勞動訓練營。這也是小萼離開家鄉橫山鎮後涉足的第二個地方。訓練營是幾排紅瓦白牆的平房，周圍有幾棵桃樹。當她們抵達的時候，粉紅色的桃花開得正好，也就是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絲溫暖的氣息，在桃樹前她終於止住了啜泣。

四面都是平緩逶迤的山坡，有一條土路通往山外，開闊地上沒有鐵絲網，但是路口矗立著一座高高的哨樓，士兵就站在哨樓上瞭望營房的動靜。瑞鳳一來就告訴別人，她以前來過這裏，那會兒是日本兵的營房。小萼說，你來這裏幹甚麼？瑞鳳咬著指甲說，陪他們睡覺呀，我能幹啥？

宿舍裏沒有牀，祇有一條用磚砌成的大統鋪。軍官命令妓女們自由選擇，六個人睡一條鋪。瑞鳳對小萼說，我們挨著睡吧。小萼坐在鋪上，看著土牆上斑駁的水漬和蜘蛛網，半晌說不出話。她想起秋儀，秋儀不知逃到哪裏去了，如果她在身邊，小萼的心情也許會好得多。這些年來秋儀在感情上已經成為小萼的主心骨，甚麼事情她都依賴秋儀，秋儀不在她就更加心慌。

在訓練營的第一夜，妓女們夜不成寐。鋪上有許多跳蚤和蝨子，牆洞裏的老鼠不時地跳上妓女們的臉，宿舍裏的尖叫和咒罵聲響成一片。瑞鳳說，這他媽哪裏是人待的地方？有人接茬說，本來就沒把你當人看，沒有一槍崩了就算便宜你了。瑞鳳又說，讓我們來幹甚麼，陪人睡覺嗎？妓女們笑起來，都說瑞鳳糊塗透頂。半夜裏有人對巡夜的哨兵喊，睡不著呀，給一片安眠藥吧！哨兵離得遠遠地站著，他惡聲惡氣地說，讓你們鬧，明天就讓你們幹活去。你們以為上這兒來享福嗎？讓你們來是勞動改造脫胎換骨的。睡不著？睡不著就別睡！

改造是甚麼意思？瑞鳳問小萼。

我不懂。小萼搖了搖頭，我也不想弄懂。

甚麼意思？就是不讓你賣了。有個妓女嘻嘻地笑著說，讓你做工，讓你忘掉男人，以後再也不敢去拉客。

到了凌晨時候，小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兒，這期間她連續做了好幾個噩夢。直到後來妓女們一個個地坐到尿桶上去，那些聲音把她驚醒了。小萼的身體非常疲乏，好像散了架。她靠在牆上，側臉看著窗外。一株桃花的枝條斜陳窗前，枝上的桃花蕊裏還凝結著露珠。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，這時候她聽見從哨樓那裏傳來了一陣號聲。小萼打了個冷顫，她清醒地意識到一種新的陌生的生活已經開始了。

秋儀回到喜紅樓時，天已經黑透了。門口的燈籠摘掉了，秋儀站在黑暗中攏了攏凌亂的頭髮。樓門緊閉著，裏面隱約傳來搓麻將牌的聲音。秋儀敲了很久，鴛母才出

來開門，她很吃驚地說，怎麼放你回來了？秋儀也不答話，逕直朝裏走。鴇母跟在後面說，你是逃回來的？你要是逃回來的可不行，他們明天肯定還要上門，現在外面風聲很緊。秋儀冷笑了一聲說，我都不怕，你怕甚麼？我不過是回來取我的東西。鴇母說，取甚麼東西？你的首飾還有細軟剛才都被當兵的沒收了。秋儀噤噤地爬上樓梯，她說，別跟我來這一套，你吞了我的東西就不怕天打雷劈？

房間裏凌亂不堪，秋儀的首飾盒果然找不到了，她就衝到客廳裏，對打麻將的四個人說，怎麼，現在就開始把我的首飾當籌碼了？鴇母仍然在摸牌，她說，秋儀你說話也太過分了，這麼多年我待你像親生女，我會吞你的血汗錢嗎？秋儀不屑地一笑，她說，那會兒你指望我賺錢，現在樹倒猢猻散，誰還不知道誰呀？鴇母沉下臉說，你不相信可以去找，我沒精神跟你吵架。秋儀說，我也沒精神，不過我這人不是好欺的主，甚麼事我都敢幹。鴇母厲聲說，你想怎麼樣？秋儀抱著臂繞著麻將桌走了一圈，突然說，點一把火最簡單了，省得我再看見這個臭烘烘的破窩子。鴇母冷笑了一聲，她說，諒

你也没這個膽子，你就不怕我喊人挖了你的小×餵狗吃。秋儀說，我怕甚麼，我十六歲進窑子就怕過甚麼，挖×算甚麼？挖心也不怕！

秋儀奔下樓去，她從牆上撕下一張畫就到爐膛裏去引火，打麻將的人全跑過來拉扯秋儀的手。秋儀拚命地揮著那卷火苗喊，燒了，燒了，乾脆把這窑子燒光，大家都別過了。拉她的人說，秋儀你瘋了嗎？秋儀說，我是瘋了，我十六歲進窑子就瘋了。樓下正亂作一團時，鴿母從樓梯上扔下一個小包裏，鴿母氣急敗壞地說，都在裏面了，拿著滾蛋吧，滾吧。

後來秋儀夾著小包裏走出了翠雲坊。夜已經深了，街上靜寂無人。秋儀走到街口，一種前所未有的悲愴之情襲上心頭。回頭看看喜紅樓，小萼的內褲仍然在夜空中飄動。她很為小萼的境況擔憂，但是秋儀無疑顧不上許多了。短短幾日內物是人非，女孩都被永遠地逐出了翠雲坊。在一盞昏黃的路燈下，秋儀辨認了一下方向。她決定去城北尋找老浦，不管怎麼樣，老浦應該是她投靠的第一個人選。

老浦住在電力公司的單身公寓裏。秋儀到那裏時，守門人剛剛打開鐵門。守門人告訴秋儀說，老浦不在，老浦經常夜不歸宿。秋儀說，沒關係，我上樓去等他。秋儀想她其實比守門人更瞭解老浦。

秋儀站在老浦的房間前，耐心地等候。公寓裏的單身職員們陸續拿著毛巾和茶杯走進盥洗間。有人站在水池前回頭仔細地看秋儀的臉，然後說，好像是翠雲坊來的。秋儀祇當沒聽見，她掏出一支香煙慢慢地吸著，心裏猜測著老浦的去向。老浦也許去茶樓喝早茶了，也許搭上了別的樓裏的姑娘，他屬於那種最會吃喝玩樂的男人。

你怎麼上這兒來了？正等得心焦時，老浦回來了。老浦掏出鑰匙打開門，一隻手就把秋儀拉了進來。

沒地方去了。秋儀坐到沙發上，說，解放軍把翠雲坊整個封了，一卡車人全部拖到山溝裏，我是跳車逃走的。

我聽說了。老浦皺了皺眉頭，他盯著秋儀說，那麼你以後準備怎麼辦？

天知道該怎麼辦。現在在外面風聲還緊，他們在抓人，抓去做苦工，我才不去做工。這一陣我就在你這兒躲一躲了，老浦，我跟你這點情分總歸有吧？

這點忙我肯定要幫。老浦把秋儀抱到他腿上，又說，不過這兒人多眼雜，我還是把你接到我家裏去吧，對外人就說是新請的保姆。

爲甚麼要這樣作踐人，就不能說是新婚的太太嗎？秋儀摟住老浦的脖子親了一下，又在他背上槌了一拳。

好吧，你願意怎樣就怎樣。老浦的手輕柔地拎起秋儀的旗袍朝內看看，嘴裏噓了一口氣，他說，秋儀，我見你就沒命，你把我的魂給搶走啦。

秋儀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她說，甜言蜜語我不稀罕，我真想拿個刀子把你們男人的心挖出來看看，看看是甚麼樣子，甚麼顏色。說不定挖出來的是一攤爛泥，那樣我也就死了心了。